

意志

李憶君



如是我見

在臉書上看到一張很具震撼力的照片，是一個沒有了雙手臂的男人。他很年輕，看來只有二十來歲的樣子。照片的背景好像是工地，沒手臂的年輕男人似乎不知道有人拍他。他沒穿上衣，裸露着的上身沒胳膊，即使不至於觸目驚心，也有點傷痛的感覺——一個已經沒有了雙臂的人，竟然幹的是這麼粗重的活，畢竟淒切。他把一根繩索套在肩膀上，繩索的兩端左右分綁在獨輪雞公車的兩支扶手上，以肩膀推動雞公車進行運送工作。若說車上的泥沙沉重，也不比生活來得沉重吧。

一張這樣的照片，網民反應熱烈是意料中事。有人讚嘆「殘而不廢」，這是個褒詞，但我對這個「廢」字，總覺得礙眼。儘管現在許多國家已經把「殘廢」改為「殘疾」。我個人認為仍有商榷的餘地——不能把「殘」也去掉嗎？有障礙的人就一定非「廢」即「殘」？總覺得應該還有更文明，更有尊嚴一點的詞吧。

這是題外話，正題是討論照片傳達了什麼。

這是一則轉帖，它的「母帖」來自西班牙語：La fuerza mas poderosa es la voluntad。中文翻譯是：最強大的力量是意志。

是的，意志。

意志是一種無法估計的力量，而且是沒有極限的。把它運用到生活上，沒有辦不到的事。而古人說的「鐵棒磨成綉花針」，強調恆心確實是可圈可點。不過，我最認可的，還是意志。

不由想起許多年前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則新聞，不但當時印象深刻，而且從來沒有忘記過。是強大的意志力量太震撼了。說的是在印度有一個男人，用一生的

意志力，去做一件事。這件事是：一直站立。

他為什麼要一直站立？為的是他要證明世上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，只要有毅力。

他用以證明的方法，難度極高：不躺，不坐，永遠站立！

事實證明他是對的：世上確實沒有做不到事。

二十五年來他一直站立着。夜裏所有的人都躺在床，都睡着了，只有他仍然站立着。間中會小睡一會，但依然是站着。他床是一面牆，把枕頭釘在牆壁上，天冷了也不能蓋被。只能披着一條氈子，在漫漫長夜裏站到天明。他的一生就是站，除此不做其他的。可他也有「成就」，是來自：「這世上罕見的毅力」都全集中在他一個人的身上——專業無比！

能夠開發那麼強大意志力的一個人，你一定想知道他身上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吧？他的與眾不同是腳板平坦，光滑得像被熨斗熨過；雙腿變形腫脹，小腿不能擺直。更由於二十五年承受身體的壓力，連腳趾紋都沒有了！

以這麼堅持不移的驚人耐力，就只為了要證明：意志是最強大的力量。值得嗎？

這世上聰明的人太多，自然就沒有值與不值之可言了。都以各人的角度，各取所需吧。

不過，當我很舒服地躺在床上，拉上蠶絲被準備睡個好覺時，想到那個印度男人還站着，就感到一陣陣悲涼……

他的人生除驚人的意志，應該是沒有其他的了。

這麼多年過去了，我非但沒有忘記，還常常想起——他還站着嗎？人生的種種況味，漫漫長路，多數的人都走得很累。而他，站着更折磨，是連其他的旁人也陪着一起受罪，比如我。



HK 人與事

周末整理書櫥，翻出一件古董——一本海藍色的電話磁卡冊。

一張張電話磁卡，整齊地插在冊中，我數了一下，總共五十六張。現在的九〇後、〇〇後估計沒有看過這東西。上世紀九十年代，網絡還不發達，手機也沒普及，那時，身處異地的我們就靠電話卡來長途溝通。

一九九五年，非非，我當時的男友現在的老公被派往香港工作。

一開始，我們倆靠寫信來聊解相思。記得當年的自己，情思充沛，洋洋灑灑，一寫就是十多頁紙，還在信封上畫上小插圖，貼上漂亮的郵票，鄭重其事投入綠色的郵筒。

非非工作忙，但也能抽空寫信，不過學工科的男孩，信總也寫不長，我讀來讀去不過癮。木心曾說，從前的車、馬、郵件都慢。確實是。慢時光雖然美好，但對熱戀中的戀人來講，一封信要一周時間才

密密傾電話卡

尹 畫

能抵達對方手中，那真是慢得令人焦灼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我頭一件事就是去開信箱，收不到信的日子胡思亂想輾轉反側。

有一天，晚上八點多，意外接到非非的電話。他說，我今天看到街上有賣電話卡，我寫不好信，以後，我常給你打電話。

非非在香港工作很拚命，很辛苦。他每個月留一點固定的生活費，其餘的錢統統存進銀行。他說，等外派工作結束，要多帶點錢回來，給我一個像樣的婚禮，一個像樣的家。

自從發現了電話卡之後，非非開始學着自己做菜，把節省下來的生活費全拿去買了電話卡。他當時沒有告訴我，一張卡賣多少錢，一張卡又能通話多久？我對數字從來沒有概念，只知道，每隔幾天，在晚上八點左右，非非就會給我打來長途電話。

兩年後，非非回來了，他為了我，放棄了留港機會。重逢之日，他給了我一份禮物，一疊用過的電話卡。我這才知道，一張電話卡價值港幣一百元。五十六張卡



▲「密密傾」電話卡流行於上世紀九十年代 資料圖片

，可想而知，非非當時從生活費裏摳出了多少錢。

那些香港電訊電話卡，有個好聽的名字，叫做：密密傾。我很喜歡這個名字，又親密又甜蜜。密密傾電話卡有各種各樣的圖案，香港風景、漫畫系列、香港建築物、才藝表演……最多的一個系列，上面只印了一句話：Hello，你好嗎？密密傾。

Hello，我們都還好，只是我和非非一起變老了。不過，這本海藍色的電話卡簿永遠不會老，它一直鎖着我們的青春時光，那般青翠，那般美好。

鴨脷洲蝦子麵的故事

張 茅



香港隨筆

北方朋友到港遊，因南北生活習慣不同，對香港人的日常習慣感到好奇，問香港人為什麼喜歡上館子吃麵。

他說的館子，是茶餐廳，或粥粉麵食店。北方以麵為主食，香港人吃麵當早餐，或下午茶吃一碗雲吞麵，只作小吃。我說香港有一種麵叫蝦子麵，北方沒有的，有機會不妨嘗試，後來送他一盒蝦子麵作禮物。

蝦子麵以香港仔鴨脷洲產出的最為馳名。今日鴨脷洲高廈林立，漁區小鎮變身住宅區。舊日是本港製造麵條（俗稱麵餅）的主要產地已被遺忘，僅存一家麵工場還在生產，仍保留製作蝦子麵的技術製作獨特的蝦子麵。

鴨脷洲馳名蝦子麵與地處漁區很有關係，漁民捕獲的魚蝦駛回香港仔漁港，漁獲賣給政府漁類統籌處的漁市場，香港仔漁市場設於石排灣，與鴨脷洲隔岸相望，漁市場天亮前啟市，漁船紛紛靠碼頭，將漁獲載於竹籠搬上市場，來自各區的魚檔魚販，或酒樓買手到市場選購魚蝦海產，市場天亮即散。

當中有鴨脷洲麵廠的買手，每日清晨前到漁市場入貨，購買一種蝦叫「紅蝦仔」，外殼胭脂色，別於其他蝦類，一家麵廠每朝入貨數十斤。「紅蝦仔」肚上含卵，俗稱蝦籽，取其卵製麵。

據當年的師傅今日碩果僅存的老行尊介紹蝦籽麵的製作，第一步是熬湯，湯味濃郁兼得魚蝦鮮味，同一時間師傅搓麵粉團，麵團搓至帶有彈性與韌性，再輾平製成麵條。主要技術與經驗在於以下一步：將麵條放在湯中，不停地拖上拖落，在這過程中，麵條沾上紅蝦仔的蝦籽，再塗上適量靚水，完成蝦子麵的製作過程，然後曬乾成為麵餅。我一再請北方朋友注意，麵餅上一點點的東西，不是雜物，是蝦卵，不要清洗掉，友人點頭，稱說對南方人的生活又多了



◀蝦子麵以香港仔鴨脷洲產出的最為馳名 資料圖片

一點體驗。

鴨脷洲出品生麵及乾麵餅，有不包裝及包裝兩款，不包裝的主要本地內銷，麵店、雜貨舖及街市出售，包裝的用作送禮及外銷，鼎盛時期，鴨脷洲出品的麵條外銷星洲、馬來西亞、泰國，遠至印度及斯里蘭卡。這門行業一向低調，未為廣傳，香港仔漁區名氣大，把島上其他行業掩蓋了，香港仔魚蛋麵無人不知，知名度在製麵之上，原因魚蛋受大眾歡迎。鴨脷洲許多行業依附捕漁，為區內漁業服務，岸邊一帶的船廠，造大小木船、漁船，是島上最大產業，還有幾家船排維修漁船，為漁民定期清理船底蟻殼，漁船意外損壞，送船排修理。岸邊的機械廠，為漁船維修損壞的「摩打」，五金舖、魚具店皆為漁民服務。大街的金銀衣紙香燭舖，也是鴨脷洲市面特色，漁民每到傳統節慶，燒香還神，漁船出海上香求神保佑一帆風順、海不揚波、大吉大利，金銀衣紙香燭很大需求，眾多行業中，麵食出品只是其中一種行業，夾在當中，故不顯名。

當年本港麵廠部分集中鴨脷洲，出於租金及土地的吸引，大橋建成前，鴨脷洲小島的往來交通依靠街渡，由香港仔街渡碼頭來回鴨脷洲碼頭，商業落後，居民不多，許多地方有待開發，廠家購置廠房或租用比市區便宜許多，有助減輕成本，區內有不少空地、草地、荒地，可作曬麵場。在二戰前，已被廠家看中投資設廠，為數約四、五家，可見鴨脷洲製麵行業甚早。當年的生產方

式，用傳統古老人力，據老行尊留下的口頭記憶，每一熟練的技工，每天拉扯十小時，所謂拉扯，即我們見到的師傅拉麵表演，由一團麵用雙手拉成如絲的麵條，這也印證拉麵不是北方獨一的製作方法，香港製造也用拉麵方法，即「古老人力」製作。鴨脷洲的師傅十小時也只能拉成大約一百磅麵條，很是有限。現在製麵的工序由半機械化，進而自動化、全機械化，加速產量，減輕成本，工序包括將麵粉拌勻、搓揉、加壓、開條，拉成麵條。

鴨脷洲大橋通車改變島上的經濟生態，地產獨佔一方，地價狂升，傳統的商舖及老行業紛紛擠出，大海汰下所餘無幾，麵工場再無空地曬麵，改以電力熱烘。香港仔眼下尚有一家麵廠，廠齡六十年，目睹行業的起落。

與鴨脷洲蝦子麵齊名的，還有本港特製的竹昇麵，竹昇麵堪稱麵中之冠，出品過程奇特，先在麵粉中注入適量水分，加入鴨蛋，搓成麵團，將麵置於製麵的工作枱，枱上裝上一條長約六尺的大竹竿，俗稱竹昇，師傅雙腳跨上竹昇，坐在竹昇上用全身力上上落落，彈壓麵團，直至認定麵團的彈性及韌性兩皆合乎標準，始輾平製成麵條。年前，一家六十八年老字號的竹昇麵店結業，堅持將這製作傳統方式保存的全港僅餘三數家，其中一家的年輕東主用爺爺留下的手寫竹昇製麵秘笈重振家業，成功打入米芝蓮。該店還以設計時尚裝潢包裝成禮盒推出，成為遊客歡迎的手信。

不完美的「小歡喜」

何 婕



自由談

每次寫作時都會想起村上春樹曾說過一句話：「所謂完美的文章並不存在，就像完美的絕望不存在一樣。」文章如此，人亦如此，如果要毀掉一個人，最好的方式大概就是讓他追求完美和極致。因為，完美並非生命的常態。

常言道：「人無完人，金無足赤。」不完美是客觀存在的，但現實生活中總有不少人會追求完美，渴望事事如意，人生皆完美，而這樣的結果往往是悲哀的。

近期热播中的內地電視劇《小歡喜》，講述了幾個高考家庭各自不同的故事，其中陶虹飾演的高三家長宋倩是一個完美主義者。她希望所有的事情，包括女兒的生活、成長都按照她心目中完美的樣子來。一旦有任何不合意的地方，便非常焦慮，並把這種壓力轉接到孩子身上。比如，女兒考試得了第二名，她會說：「都考第二了，這有什麼可高興的？」又比如，女兒喜歡天文學，想考南京大學的航天系，她堅決反對，認為只有清華北大才應該成為女兒的奮鬥目標。

這種過分追求完美而導致的悲哀結果是可以預見的——母女倆的關係長期緊繃，做母親的，好像一直在走鋼絲，充滿焦慮、控制欲很強，任誰和她相處都很累；做女兒的，總是忐忑不安，要小心翼翼，

生怕哪句話不對哪件事不順二人關係就爆炸了。

要知道，不完美，才是生活的常態。事事皆完美，是生活中極大概率的不可能。若是人生一味地追求一個極大概率的不可能事件，會得來幸福嗎？

記得奶奶以前常將這句「花未全開月未圓」掛在嘴邊。花未全開，雖未飽滿，但有欣欣之態。月未全圓，亦有渴望的那一顆心在。人們總覺得，花開得最盛時，月最圓時是最好的。但其實，達到鼎盛，往往就是轉折。甚至有人說：「到達極致後，人生就會有所轉變。」

《道德經》裏說：「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」想要拿點什麼，總要先給點什麼。哪裏會有什麼完美，生活裏一定是有殘缺的。接受殘缺，才是生活中的完美。接受缺憾，才會懂得取捨，懂得什麼才是更重要的。有人說：「勢不可使盡，福不可享盡，便宜不可佔盡，聰明不可用盡。」這也是一種求缺的智慧。凡事唯有留一手，才能夠在真正重要的時候出手。總是追求完美，只會讓自己掉入「我應該擁有的，怎麼卻沒有」的沼澤地裏，只會以為一切都要最好的，不然就不值得過的心態裏。

別太追求完美，別太要求極致，花未全開月未圓，人在山坡往上走，才是人間好風景。

天涼好個秋

姚文冬

那個日子是綠色的，泛着青草的清香、柳芽的微苦，恰如我日後的回憶，時而酥癢，時而癢痛。如果那天我沒有逃課，我的人生是否會改寫？

又如，一月二十四日，是白色的、冰的形狀。此前，姥姥已經病了兩天，我周六從城裏回家才知道。次日周日，我本該有時間陪姥姥，偏偏單位要搞一個活動，要求全員加班。我剛參加工作，既想好好表現，又非常敏感，怕請假會引起領導誤會，尤其加班的時候請假，該不會說我態度有問題吧？體貼我的姥姥，知道我為難了，一天沒開口的她，艱難地囑咐我，早點去睡吧，該上班上班。我就回家睡覺了。凌晨四點，母親一路小跑回家喚醒我，說姥姥去世了。我淚如泉湧，懊悔不迭。因為我的膽怯、自私，錯失了姥姥在人間

的最後一夜。

現在想來，工作、個人的前程，與對至親之人的愛，哪個更重要？只因我私心太重，天平失衡了。那塊自私的砝碼，像一塊堅冰壓在我心上，幾十年。

戀人間會有許多刻骨銘心的日子吧。而我的八月二十一日，卻是楚楚可憐。我們是靠書信認識的。那樣的年代，因為發表了幾首詩，經常收到來信。她的信只是其中一封，但一句話觸動了我，她說：「我沒有看過海，你願不願寫，有一天帶我去看海？」後來，我們如膠似漆。熱戀中，總要尋找愛的起點，她沒心沒肺，渾然不知，我心細，從第一封信的落款找到了這個日子。悄悄記下。

這個日子，是藍色的，波浪形的，有



海洋的味道。只是，和大多數初戀一樣，沒修成正果。經年日久，味淡痕輕，信尾那一串數字，在紙頁間被遺忘了許多年。前些天，一個小同事過生日——八月二十一日，我的腦袋「轟」地一下，眼前的這個小女孩，多像當年的她？以為全都忘了，其實一點也沒忘。

九月二日，秋漸涼。我受了「重傷」——和領導發生爭執，衝動之下遞交辭呈

，不過是想發泄，誰知領導借坡下驢。幾個不錯的同事，居然也落井下石。我決然而去。晚上，我「甦醒」了——八年的奮鬥，就此灰飛煙滅了嗎？心像被狠狠戳了一刀，起初麻木不覺，此時劇痛襲來。我痛悔不已，欲哭無淚，來到郊外茫然獨行，薄霧裏，瀰漫着從田野傳來的玉米秸稈的味道。成年累月埋頭在寫字樓裏，以為這個世界是恒溫的，卻原來，也有涼下去的季節。

我發現，這些特殊的日子，大多出現在三十歲以前，恍若青春的印記。而且，每年都會輪番登場，不啻節氣轉換。毋須去翻日曆，或刻意去記憶裏搜索，季節、氣味、溫度總會主動提醒。昨晚去郊外散步，裸露的胳膊已感到明顯的涼意，我又聞到了玉米秸稈的味道。只是，心境已換。二十年前的「九月二日」，早已成為生命裏的疤痕。我早過了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的年紀，也只好「欲說還休，卻道天涼好個秋」。